

观山川之秀美

悦读

品江河之绮丽

山河 故人来

傅菲◎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山河故人来

傅菲◎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河故人来 / 傅菲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387-5918-1

I. ①山… II. ①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910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凌翔
方伟
责任编辑 田野
助理编辑 刘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山河故人来

傅菲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http://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640mm × 910mm 1 / 16 字数 / 174千字 印张 / 14

版次 / 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 黑暗中的耳语 . . .001
一葛一裘经岁 . . .007
时间的背影 . . .013
大地的理想 . . .018
莲荷 . . .023
苍翠暖寒山 . . .029
听听星星的心跳 . . .034
新篁的蜂蜜 . . .038
葛溪，葛溪 . . .042
绿树村边合 . . .046
春日的花神 . . .050
野望 . . .053
赭亭山记 . . .057
葛源盆地记 . . .060
格调 . . .073
日暮问渔舟 . . .077
山河故人来 . . .081

门...	085
炊烟...	092
摇篮...	098
窑语...	101
丑合欢...	105
栽梅记...	108
去远方...	111
细雨春燕飞...	115
一天...	118
努力加餐饭...	126
魔术师...	132
拉车人，推车人...	139
睡前读首诗...	146
点灯的人...	150
随时为你开门...	156
土屋...	161
河流的秘密...	163
田野...	166
夕阳耀枫林...	169
迷失与呈现...	172
欢乐园...	175
纸上的故乡...	178
歌声...	181
深埋...	184
诞生...	187
像柔弱的内脏...	190
山冈...	193
是什么使我不由自主地仰望星辰...	196

葵花的正午 . . .	199
灵山以北 . . .	202
一条没有归宿的河流 . . .	205
旷远 . . .	208
蒹蒿满地 . . .	211
时间的渡口 . . .	214

黑暗中的耳语

黑暗是在人群散去之后，从隐秘的甬道里漫溢出来的。从草坡旁的紫竹丛中，从合欢葳蕤的树冠上，从小山冈的枫树林里，夜色呈黏稠的滴液状，扩散在每一个角落。它像一滴墨水，滴落在一杯清水中，氤氲开来。

学校大门前有池塘，右边是菜地。我从塘坝走向菜地，穿过一片樟树林，到了山坳的洼地。整个郊区的夜晚已无人声。校园里的灯光悬浮在半空中，像汪洋中星散的灯塔。夜晚是从池塘开始的，天还没暗下来，鱼群在水面上划起啵啵啵的声浪，野鸭从芦苇丛里，呼地低飞，再没入水中。蜻蜓在荷叶上，忽停忽飞，一只鲤鱼跳起来，把蜻蜓吞食。鲤鱼，是一只蜕变的月亮，淡黄色。

这是一个县城的郊区。我的故乡在千里之外。县城犹如一只乌龟，静静地趴在长江的右岸。僻远的近似于乡间的县城，街上早已人迹寥

寥。晚饭后，我在校园里走一圈，约半小时，再往池塘漫步。这是闲适时的功课之一。植物的气息遍布全身。四季的时蔬、矮墙上的苦竹、扎成篱笆的狗骨树，和干燥的泥土味，在半凹陷的迷蒙的星空下，混合交错，形成郊区静谧的安详。不远处，是一座低矮的山冈，灌木和阔叶乔木错落丛生，小村庄沿山边而建，隐隐约约的灯火在唰——唰——唰——唰的林间私语中，多出一份古朴，生出一份安好。

如果把半径拓展成一条直径，我会从村前的斜坡往废弃的砖瓦厂走。有一条羊肠小道，路边匍匐着杂草，苍耳茂密地扭结，形成窝棚。废弃的取土之处，在小道下面，衍变为鲫鱼跳跃的湖泊。人烟淡去，在树梢上与湖边雾气融为一体，渺渺、稀薄，最后的一笔写意在山梁隐没。我常去走访山边的人家。在月下的院子里，散一圈圈的纸烟，喝清苦的山茶，和邻坊人家像睽违已久的故人一样，说一些芝麻一样的陈年旧事。院子一般种有木槿、枇杷、板栗，或芭蕉、杏树、桂花，屋后是密密的桂竹或柿子树。水井里，有潮湿的意蕴，井边的指甲花幽幽地开。随风涌来的，是长江湿润的青涩味道。

两只麻雀，从窗外飞了进来。叽叽喳喳，一蹦一跳。我的办公室有四扇窗户，窗户上方有一扇小叶窗，麻雀从小叶窗钻了进来，愣头愣脑，扑在书橱上，在空调柜机上，在花架上，跳来跳去。我的办公室外是一条走廊，走廊墙壁上方的三角形夹角处，有一条管缝，麻雀在管缝两端，各垒了窝，细细的干茅草露出来。每年的四月，几只雏鸟从巢穴口，探出尖尖嫩黄的嘴，“唧——唧——”。然而麻雀飞进我办公室，却鲜有。前天下午，我去卫生间的间隙，麻雀乘机进来啄食，在地板上，忽而东忽而西，忽而觅食忽而回望，似惊恐似惊喜。我转身进来，把门和小叶窗关上，麻雀在几个窗棂间蹦来蹦去，偏歪着脑袋。我要把

它们关几天，看看它们怎么办。第二天早上，麻雀不见了，怎么出去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晚上，又进来两只。夜晚到了，鸟投林归巢，时间相对是准点的，可它们来我办公室干什么呢？是不是昨天那两只呢。

地上并无东西可吃。麻雀站在空调柜机上，“啾啾啾”。办公室有两钵兰花，是做绿化的朋友送的。我半个月浇一次水，放在走廊晒两天阳光，半年施小半碗油菜枯饼肥，兰花叶阔根粗，很是悦目。一钵放在书架上，一钵放在空调柜机上。麻雀就在花钵上，栖下来。

鸟有一定的趋光性，但晚上了，还来我办公室，是不曾见过的。十点钟，我准备回宿舍休息，站起身，麻雀“噗噗噗”，飞起来。可无出口可逃。我把灯关了，坐在沙发上，想看看鸟儿如何逃生。漆黑的房间里，我的走动已经使它们不安，朝窗户飞，“砰”，撞下来，又飞。四个窗户，成了逃生出口四个假象。麻雀看不到窗户有玻璃，透明的玻璃施了障眼法。

校园里，有许多树，香樟、桂花、李子、板栗、梨、枇杷、桃、柳、栾、枫、松、梅、含笑、合欢、忍冬、樱花、紫荆、银杏，鸟儿四处可见，尤以鹧鸪、乌春、麻雀、白头翁居多，也有野兔和黄鼬，在竹林里出没。秋冬季节，草结籽树结果，墙头上、树杈上、屋檐上，到处都是鸟儿，扑棱棱地飞来飞去，啄食嬉闹。第二食堂，差不多每天有鹧鸪进来，在地上啄食遗落的饭粒。三只五只，趴在学生的脚底下，吃一下，看一下人，深绿的眼“吧嗒吧嗒”地翻动眼睑。甚至还站在桌子上，冷不丁地从学生碗里叼食。有几只鸟，常年都在食堂，赶也赶不走，在户外晃悠一会儿，又回来。在食堂边的小山冈上，有好几个鸟巢，建在野柿子树上，或灌木丛里。误入我办公室的麻雀是迷途还是想另行打窝呢？事实上，我这儿除了开水，什么吃的也没有，打窝的洞穴

更没有。也或许是窗外气温会低些，我这儿较为温暖。它们不知道，我这儿反倒成了囚室。天空的使者，成了迷途者。我把门打开，它们忽地飞出，“啾——啾——啾——”。不知它们会在哪儿过夜。我怔怔地看着窗外，学生已经安睡，淡淡的灯光在草地上铺上鹅黄色的光晕，露水悄悄地在草尖上凝结。

四月五月，九月十月，这里的气候是非常宜人的，气温一般在20℃。谷雨过后，围墙下上百株的蔷薇全开花了，大朵大朵的殷红娇艳，小朵小朵的粉白羞涩，一层一层往上举起夏季的凉帽。毗邻的茶花，哇的一声，覆盖了昨夜的小雨声。山冈上，连片的一百株桃树和一百株梨树，成团的香气抱在一起，它们像一群穿花衣的小学生，坐在地头无忧无虑地唱歌。可我还是偏爱深秋多一些，色彩斑驳一些，空气里的青涩不那么黏糊糊。草枯黄，枫叶晚霞一般飘动，落叶的竹子更显遒劲刚硬，看起来有点儿魏碑体。夜晚也更澄明，月光有些寒凉。

和城里的月光不一样。我会想起长江，在圆月的时候。长江绕城而过，阔大的圆弧像圆月。它的下游是我的故土。长江进入鄱阳湖之际，与我母亲饮水的河流相汇合。有好几个夜晚，大家都安睡了，我披衣下楼，坐在草地上，静静地看头上的月亮。苍穹有淡淡的云翳，絮状，金黄色的月亮在游弋。我沿着校园的小道，在一圈圈地走。冷涩的、清寂的，犹如水底下的幽深之夜，不远处的山峦有稠密的黧黑。我拿起手机，翻看号码，号码有一千多个，但我不知道要把电话打给谁。分享一个黄昏的圆月，除了婆婆的影子，可能很难找出更适合的对象，假如还有的话，那么就是栾树底下的池塘。我在废旧的台阶上，写下《月亮》：

多年，你守身如玉

多年，湖水在疲倦的时间里囤积

你是留给我的。你和我有着相同的皱纹，霜色的旧事

寒凉的露水一遍又一遍说出南方……

噢，你照耀的南方，我所剩的青春屈指可数

在最后的岁月里，你会照耀我辽阔的故园

照耀我小小的心房，痛和温暖在此交织

你是知道的，我日渐枯败，而你圆润如初

苍穹，在这寒凉的深夜里，我无数次地举目凝望，越发深邃无比，星光透明。仿佛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内心。在操场上，在山冈上，随便从哪个角度哪个高度去遥望星空，它的高远无法更改。千万亿年前，与我现在看到的星空有区别吗？千万亿年以后，星空又会在哪儿呢？亘古的河流在头顶上静默地流淌，一秒一秒，孱弱得使我们毫无知觉，直至把我们悄悄淹没，把万物销毁，推着四季的车轮碾过，隐没在时间的滑道上。

枯草遮盖的小道，适合一个被月光惊醒的人，轻轻漫步。

在异乡，呼呼呼的狂风会让一个敏感的人彻夜难眠。深冬或早春，雨水不知疲倦地造访。坡地上，操场上，淌细细的水流。学校处于县城的最高处，在两个山冈的夹坳里，风横穿而过，磕碰到树枝，发出惊骇的声音——“呜——呜——呜”。我坐在办公室，风声尖利地刺进来。高高的合欢树、茂密的香樟树、枝条柔软的枫树，已成了风声的制造机。

在晚上，我的生活是慢节奏的，吃过晚饭，散步半小时，回办公室办公至十点，巡查学生宿舍半小时，回自己蜗居洗刷看电视至十二点睡觉，第二天六点起床，复始一天。而一场大雨把这些秩序打乱。我站在走廊上，雨水“噼噼啪啪”击打在玻璃上，“呜呜呜”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风声像是从地下咆哮出来的，开山裂石，也像是洪水浩浩荡荡而过，带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茫茫气象。听着听着，觉得自己的肺腑已经被淘洗多次，被反复搓揉。而我故土的风声是轻轻慢慢的，送来南方稠密湿润的青草味，雨斜斜飘着，鸟儿匆匆。而这里，天空的阴霾早早地铺满了视野，厚厚的，沉重的，有窒息感——像泥石流。

把办公室的前门关上，后门打开。有人找我，敲敲门，我从后门把人叫进来。来说：“你怎么把办公室换了。”我说：“没有啊。”来说：“怎么看起来不像之前的。”我说：“开门的位子不一样，给人的空间也不一样，有魔幻主义。”其实，我开后门，是便于风声早一秒涌进来。初来这里上班的人，都会惊惧如此悲怆的风声。雨把人赶进了宿舍。我却不知所措。

当然，深冬早春，美妙之夜是曼舞雪天。树梢上、屋顶上、草地上、廊檐上，到处都是慢慢淤积的雪。漆黑的夜里，淡淡的灯光给雪花变幻了色泽，是红白黄糅合的杂色。花圃里的茶梅，今夜又将抽出花朵。天越寒，茶梅花越盛大。

夜的长度和孤独的长度有关。我日渐地陷于失语。在校园里，每一个夜晚，每一条大路小道，我都要踱步一次。我已很少和外界联系，大部分时间处于失听和至盲的状态。而有几个人，每每至天黑时，我都会默念他们或她们的名字。我举头仰望天空，他们或她们和星星没区别，那么邈远又那么亲切，朗朗地照彻。或许，他们或她们看见南飞的大雁，也会默念我。而我只能把夜晚一分一秒捏成齑粉，沉默无语。

一葛一裘经岁

沪昆高速公路上饶段，公路两边的护坡上，遮蔽着一种藤蔓植物，叶掌肥厚如盾，青绿如漆。藤蔓爬上矮松树，爬上了铁丝护栏和陡峭的岩石。在仲夏，浅紫的花，鸡毛掸子一样翘在坡面。满眼的花，一路延伸到路的尽头。北方的客人，见了，问：“这是什么花啊，随风荡漾。”

这是葛花。

北参南葛。葛是南方植物，虽是把葛与人参等同看待，可葛在南方，无论是山区、丘陵，还是平原地带，随处可见，如地锦匍匐大地。葛是豆科植物野葛，喜阳，适于在沙地生长。在荒坡，在溪头，在坟地，葛一岁一枯荣。

赣东有一个县，叫横峰，明末清初时期，以出土匪闻名，民国期间以方志敏领导弋横暴动闹革命闻名。横峰辖下有一个镇，叫葛源。葛源

坐落在灵山山脉西北，像灯塔下的一滴蜡烛油。东晋游方术士葛洪喜欢筑炉深山白云间，大地成了他的炼丹房，有高山之处，筑丹炉。他在灵山隐而不居，四处游走。他到了灵山脚下的盆地，中暑得很厉害，饥渴难忍，四肢无力，晕倒在溪边。溪边的野花，迎阳而艳。他摘野花充饥，竟然解了他的暑气。这个自号抱朴子的人，知道这种花解肌退热、生津、透疹、升阳止泻，有起死回生之药效。溪流明净如洗，山峦如怀。溪遂名葛溪。

葛溪之源头，小镇遂名葛源，人子繁衍于此已千年。葛源是中国葛之都。镇里，有一个人，他的父母，目不识丁，给他取了一个土名，叫葛根生。这个人到了二十多岁，胃溃疡很厉害，求医四方也无助。一日，来了一个化缘和尚，对他说：“有一偏方可治，只是很难吃下去。”葛根生说：“再难吃，也比天天胃疼好，病恹恹的人如烂稻草，命都不值钱。”化缘和尚说：“救一生而杀生无数，罪过。”葛根生说：“杀无数生而救一生，那我也育无数生。”化缘和尚说：“行善之人有德福。”化缘和尚给的偏方很简单，用葛叶包活青蛙生吃，一天吃九只青蛙，吃三年，胃溃疡便好了。

葛根生从这一年开始在村里的荒地种植葛，种了二十多年，满山满坞爬满了葛。

吃青蛙治愈胃溃疡，是一种传闻，也只是饭后茶余谈资。我也无从考证，不得当真。

可葛源人种葛是真的。葛源种葛如种番薯。

中国人对植物的认识，如对身体的认识一样，古老深入，源远流长。《诗经》有《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获，为絺为绌，服之无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

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我读的时候，便想起了山谷之中，卷席一般的绿葛。深秋了，葛叶凋谢，藤蔓枯黄，乡人开始割葛藤挖葛根。

“为絺为绌，服之无斁”。穿葛布织的衣服，穿葛藤编的鞋子，从来不会厌倦。

葛布织的衣服，我没见过。我揣想：织葛布和织麻布，是差不多的，都是提取植物的粗纤维为布原料，浸泡、槌丝、团丝、纺织。葛藤鞋，我是见过的，比稻草鞋耐穿，比棕丝鞋更养脚。棕丝鞋虽然耐磨，可太粗糙，脚背脚凹脚踝的皮肤，都会磨出生血。镇里有一个打鞋子卖的人，板壁上挂满了草鞋、棕丝鞋、葛藤鞋。他坐在门店的角落里，腰上扎一条麻布围裙，留一撮灰白的胡楂，打鞋子。凳子是长板凳，一端有一个箍爪，用箍爪拉丝编绳线。一个三角形的转轮，在手上，呼呼地转，把葛藤丝转成线圈。买草鞋买棕丝鞋买葛藤鞋，都去他那儿。

夏秋季，男人除了光脚的，就是穿打鞋的。打的鞋子，透气耐磨，价格低廉。现在有一个词，形容底层的，叫草根。草根出身，草根人物。在物质贫乏的年代，谁说这个词，估计会被人当二百五取笑——头低下去，哪一双脚上，穿的不是草鞋啊。古人不说草根，也不说平民，说布衣。布衣，布以名词动用解，穿粗布衣服的人，说得书香气十足，形象贴切，但不会让穿粗布的人自卑。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庶人耄老而后衣丝，其余衣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粗布，也就是葛布麻布棉布，而不是蚕丝布貂裘。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介布衣，并不失去自己的雅气和胸怀。布衣之交，如清泉。

下雨了，穿在脚上的葛藤鞋，脱下来，翻下鞋跟头，挂在锄头上，用一张芋头叶盖着回家。葛藤浸泡槌丝，比麻还白。

《诗经》在《采葛》又说：“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

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那个采葛的人啊，一天没看见，好像隔了三个月，教我如何不想她。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初夏，提一个篮子采葛花，轻唱着河边的歌谣，怎么不教人动心呢？

虽是一首情诗，也可见二千年前的民俗。葛花入茶、入食、入药在我们的文明起始年代，已经有了。南方仍有这样的传统。但采葛花的人，都不是年轻的姑娘，而是耄耋之年的老阿婆。年轻的姑娘去了城市的工厂，去了霓虹灯闪烁的地方。她们出门的行李里，不会忘记带一包葛粉。上火，泡一杯喝。失眠了，泡一杯喝。想吃蒸肉了，用葛粉当米粉用。

葛粉来自葛根。葛根是葛的茎块，从地里挖上来，放在河里洗净、槌烂、机粉、过滤、沉淀。沉淀下来的，白色淀粉叫葛粉。挖葛根，是重体力活，比挖番薯累多了。葛根深入地下三五米，最深的达十几米。根越深，葛根越粗，有时一天只能挖一根。一根挖出来，抱在手上，几十斤重。我有一个教书的同学，在工资每月不足百元的年代，他一年卖葛粉赚几千块。有一次，我在他教书的村庄看见他，我和他握手，他的手掌树皮一样。我说，板书的手怎么像做砖块的手呢？他说他挖葛根，入秋了，每天放学去挖。我说不出的感慨。一个教师，为了改善生活，挖三个月的葛根，是时代之罪。

有一种虫蛹，在饶北河一带，叫尿床狗。孩子尿床，吃三五十条尿床狗，孩子绝对不尿床。尿床狗白白胖胖，像蚕蛹，炒菜的时候，油爆熟了，把虫蛹用热油爆几秒钟，铲上来，白口吃。尿床狗寄生在葛根里。挖葛的人，把葛根挑回家劈两片，掰开找尿床狗。尿床狗蜷缩在腐殖里，一副睡不醒的样子。用筷子把它夹出来，积在碗里。上饶菜市场到了冬天，也有人卖尿床狗，一个碗摆在地上，十几二十条，五块钱

一条。我每次见了，都全部买。我给我安安吃，他浑身哆嗦。我村里孩子有尿床症，从不看医生，捉尿床狗给孩子吃。我祖父用它泡酒，他说“这是比人参好的东西”。

第一次听说葛粉蒸肉，比米粉肉好吃，是在1997年。我同事从葛源采访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第一次吃葛粉蒸肉，味道好得没法说。我第二个星期，去了葛源。朋友杨朝雪在当地工作，见了我颇感意外，以为我还有什么重要事托办。我说：“坐了半天多时间的车，就为了吃葛粉蒸肉。”杨朝雪蒸了一笼上桌，说：“热吃，冷了会板结。”我也顾不上答话，埋头苦干吧。

我家里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会断，哪怕断米断油，我也不会断葛粉和蜂蜜。“葛根内含12%的黄酮类化合物，如葛根素、大豆黄酮苷、花生素等营养成分，还有蛋白质、氨基酸、糖、和人体必需的铁、钙、铜、硒等矿物质。”（引自百度词条）自古以来是养生的上品。有一次，我和徐鋈、饶祖明去宁波，当地朋友喜欢喝酒热闹。他说：“喝了酒，喝一杯葛羹，很快醒酒。”我说：“哪有这么神奇的葛粉，我都是当苡粉烧菜的。”他用拳头打我，说：“你生在了一个好地方，你在暴殄天物啊。”我说：“回头给你寄来，管够。”也算我狠，寄了十二斤。

去年冬，我一个朋友，口腔疱疹造成口腔溃疡很厉害，吞咽不了食物，喝水都成了问题，看医生也不见效。我把自己三十年的陈葛粉，快递给朋友。并把怎么泡葛粉、怎么调蜂蜜下去的流程图发给了朋友。过了一个星期，朋友的口腔溃疡愈合得差不多了。我这样说，不是说葛粉有这么灵效，但葛粉泻火气，解毒，补充元气。葛粉存放时间越长，解毒能力越强。

葛粉不溶解于水，会沉淀，以至于葛粉生产不了饮品。葛粉主要是